



母亲花——萱草

宁新路

乳汁是什么颜色？毫无疑问是乳白的，而我却把它看成另一种颜色——红色，鲜红的血色。我不仅把它看作是鲜红的血色，而纯粹把它看作是鲜红的血。滴滴乳汁，是滴滴鲜血变成的。

我把乳汁看作是血，是因为我把母亲的每滴乳汁，看作是鲜血变成的。这是我懂事以后，印刻在脑子里的认识。长久以来，我便把母亲的乳汁，看成是她血管里流淌的鲜血，乳汁是她血管里的血变换出来的香汁，奶水与她的血水没什么区别，只是鲜红变成了乳白、咸味变成了甜味而已。

我感到乳汁是母亲血管里血的时候，我的心刺痛般难受。那时，父亲长年生病花费很大，家里没了主劳力，经济来源全靠母亲和新元哥，家里日渐贫穷，吃上顿没下顿。弟妹出生也不逢时，家里的贫寒，使劳累和愁苦的母亲瘦得皮包骨头，自然没有太多奶水给孩子们吃。相继出生的弟妹正是吃奶的年月，没奶水又买不起牛奶和奶粉，母亲的奶水是他们活命的唯一依靠。可挨饿的母亲时常没有奶，偶尔有点奶水，很快被孩子们吸光。饥饿让人恐惧，弟妹牢牢吸着母亲的奶头不放，

## 男性化妆杂谈

欧阳

新近看到一份调查问卷，是关于男性化妆的。从问卷给出的统计数据来看，多数人认可男性化妆，超过50％的人认为，男性化妆是更“注重形象”的表现，三成以上的人觉得是时尚，并且可以改变男人粗犷的外在形象。只有两成左右的人排斥男性化妆，说是“像个娘们儿”，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

问卷“化妆”所指，应该就是局限于面容的狭义“美容”。试想，连公鸡都要梳理羽毛，这种本能的“美容”追求何必分男女呢？别的不说，衣饰、发型的捌伤，不也是化妆么？

有点遗憾的是，没找到这个问卷样本群体的性别构成。因为，我觉得什么性别的人认同男性化妆可能更有指导意义，要是女性普遍认可，为博得女性的欢心，想来应该有更多男性加入到梳妆打扮的队伍里。

不过，既然说的是容颜装饰，是否认同男人化妆自然就会有分歧。其他的不说，至少从前的男人，绝大部分是不认可化妆的，尤其60后、70后，或更早年代的男性，彼时别说化妆，可能连擦抹哈喇油的都不是多数。这之中有贫穷的原因，但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观念。

更有一些抱持成见的人，比如我吧，不仅对男人化妆不以为然，很多时候，对女性化妆也有保留。我以为这种行为方式，不是对自己的肤、色没有信心，就是习惯了用“假面”示人。如今生活好了，也有观念更新的因素，化妆的年轻男性确实不少，这本来也没什么奇怪的。不管怎么说，化妆，的确能起到美化的作用，更何况而今多元化的环境，化妆这种个人化的行为自然是更不用说的。因此，那些嚷嚷“像个娘们儿”的说法显然有些偏激，再说了，男人也愿意以更帅的面容出境，对吧？

女性何尝不是如此！

红孩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数字。比如，你一顿饭吃了多少主食，喝了多少酒。再比如，你每天走了多少步，睡了几个小时的觉等等。上小学时，我们管加减乘除叫做算术，到了中学则改称数学。数学又分成代数、几何、解析几何和高等数学等等。我这个人对数学一会儿清醒一会糊涂，有些数字公式可以记忆终身，而有些数字公式就永远也记不起来了。

在我的诸多关于数字的记忆里，287对我无疑是记忆深刻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所在的郊区农场从上边下放来一批技术人员。他们有的分在农场科技站，有的分在生产大队。农场没有那么多宿舍，他们就寄居在附近的村庄里。我们家也住了一对农业技术员，他们是北京农业大学的老师，专门负责种子研究。我父亲那时在村里当生产队长，对于这两位大知识分子，当然是非常崇拜的。他们在一起，除了聊家长里短，更多的是探讨怎样种植小麦、玉米、水稻等农作物。

两位技术员，男人姓云，女人姓崔，他们比我父母大上一两岁。当时，我们家已经三个孩子，而他们结婚四五年了，崔老师始终没怀上，为此他们很着急。我父亲曾跟我母亲议论，这两口子是专业搞种子培育的，他们怎

# 乳汁的颜色

清水，喂不饱我。

没有喂我的食物，只能喂我菜根汤。菜根汤苦苦难咽，我哭闹，母亲只能让我吸那大多时候没奶的奶头。母亲说，没有奶喂饱我的肚子，我除了睡着，睁眼就哭闹着要吃奶，她只好把没奶的奶头塞到我嘴里。奶头常被我吸破咬破了，吸咬出了血水，我就把血水当奶水吸吃了。三年饥荒，母亲让我吃了她三年奶，我不知道吸咬破了她多少回奶头，不知吸吃了她多少回有血的奶水。

每当我看到母亲的奶头被弟妹吸出了血水，看到吸得她愧疚地掉下泪水，我就难过。母亲说，妈不怨你们，怨就怨她当妈的没奶水。母亲对孩子的慈爱和对自已的责任，让我的泪在眼睛里转圈。

有一次，饥饿难耐的弟弟吸不到奶，哭闹不停，没有任何办法安抚孩子的母亲，也是为没奶水痛苦到极点的母亲，打了弟弟。本来饥饿虚脱的弟弟，已哭得有力无气了，又被挨了巴掌，竟然吓得没了气息。母亲赶紧把他抱到怀里，又把没奶的奶头，使劲塞弟弟的小嘴巴，可弟弟的嘴就是不张。母亲硬是把奶头塞到他的嘴里，他却没有感觉，弟弟没了知觉。这可吓坏了母亲，母亲疯了似地叫他亲他好一会儿后，弟弟的嘴动了，脚也动了，很弱地哭出了声来。母亲赶紧又把奶头塞到他嘴里，他伤心地边哭边吸了起来。奶头没有奶水。没有吃到奶的弟弟也许是失望到了绝望，也许是没了力气哭和吮吸奶了，含着奶头睡着了。弟弟睡着了，母亲伤心地哭了。

没吃到奶而挨了打的委屈事，在弟弟这里发生过多次，只因弟弟太“闹”，只因母亲受不了他的哭闹，就把自己没奶的生气撒到了弟



鱼乐图

赵春青 画

二就送给你们。在民家，有送子招子的说法。母亲显然是相信这话的。

老云说的老二就是我。我在老云家住的几个月他们对我很好，我那时还是称呼他们老师，从内心深处我是不情愿喊他们爸妈的。或许真的是送子招子，我到云老师家大约三个月，崔老师居然怀孕了。得知这个消息，他们夫妇异常高兴，我父母也非常高兴。

话虽这么说，自从老云夫妇离开我家，就几乎很少再见面。等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农场工作时，偶尔在会议场合见到云老师他们夫妇，他们每次都十分亲近的样子，我也觉得很温暖。回到家，我跟父母提到老云夫妇，说他们的京双287杂交水稻亩产已经到1200斤了。父亲说，老云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把一生都交给农场了。现在也都老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离开农场，到京城工作。我曾经几次动念头要去写写老云夫妇，可每次都以机会还有的是给借机错过了。如今，当我下决心回农场时，农场的科技站早已没有了。原先的那些大片的良田、饲料地，则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居民社区和绿地公园。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曾经的农场已然成了我们的集体记忆。此刻我想问，老云夫妇，你们的京双287可曾还有所保存？如果有，请送我几粒，我要永远的保存它珍视它。

舒年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全小林曾提及，“在一千年前，也是在武汉周边，有一个叫黄州，现在叫黄冈的一个区，在那曾经发生过一场寒瘟疫”。

那一年，是北宋元丰三年，那年大年初一，苏轼离开京城，远赴黄州城。之前一年，原本上任湖州知州，主政一方“牧养小民”已经三个月的苏轼，突然被抓捕回京，抓捕过程堪称强硬，“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狰狞，人心汹汹不可测”，而过程足以拍成谍战剧。宋神宗的批示下达后，有驸马提前将消息告诉身在南京的苏辙。苏辙派人和御史台的人展开了一场“赛马”，最终苏辙赢了，御史台的人因为儿子病了耽搁了半天，但这也改变不了什么。

一场劳师动众且载入史册的抓捕行动，只不过因为手无一兵一卒的文官，给皇帝上表时对新政发了两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结果御史们抓住这句话不放。其实弹劾之时距离上表之日已有三个月之久，究竟是宋神宗压根没注意这句话，还是等着御史们跳出来，不得而知。

御史们把苏轼写过的诗词逐一翻检，随便看哪句都像“包藏祸心，怨望其上，汕淡漫骂”，甚至说他“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一番折腾之后，苏轼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一个没有任何岗位责任和考核内容的闲差，纯粹用来安排贬官。通风报信者也自然被牵连，驸马被削去一切官爵，苏辙被调到江西筠州，五年不得升调。

根据苏轼到任后的说法，那年冬春之际黄州城“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瘟疫暴发后，本来没有任何权贵的苏轼，拿出了圣散子方救了不少百姓。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这个方子是从眉山老家巢谷处求得的，身在江西筠州的苏辙也遇到了类似的瘟疫，用类似的方法救活百姓。

苏轼的做法令后世感念，从南宋开始，历朝历代，黄州城内都有东坡祠。东坡同样得名在黄州城，元丰四年，苏轼在黄州城东门外买了荒地自己种田，成了“东坡居士”。之后第二年又在东坡建房子，建房之时天空飘雪，干脆就叫“雪堂”。诗人陆游在南宋乾道六年去过东坡雪堂，只见祠堂四壁都画着雪，堂中有苏东坡像，后世认为这就是东坡祠的雏形。

谪居黄州时期，是苏轼文学作品的高峰时期，今天，他写于黄州的《定风波》《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早已成为人们的必读篇章。

多说一句，没有一个药方是包治百病的，汴梁被金兵包围时，圣散子方盛行于京师，结果“城中疫死者几乎半数”，而到了明朝，弘治年间的吴中疫情，则是“十无一生”。

## 这个春天（外二首）

李明亮

我每天与父母、儿子朝夕相处  
 帮着打扫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  
 每天洗一两次碗  
 隔三岔五做一顿饭  
 那些土生土长的圆溜溜的萝卜  
 矮墩墩的青菜  
 一根根粗壮结实的蒜苗  
 都来自老家屋后的菜园  
 还是快要运行了  
 吃饭的时候，我总是要多吃些父母种的菜  
 一筷子一筷子地夹  
 那每一片切开的茎块或叶子  
 都是我留在故乡的魂魄

一只鸟

疫情登记处门口  
 一只鸟仰面躺在窗前的地上  
 两个爪子微微向内弯曲  
 像要搂抱什么  
 或许，它因为没戴口罩  
 而殒命于这片消毒水沐浴的草木  
 也和这个季节逝去的所有人一样  
 不会有一场隆重的葬礼

谁也不能阻挡春天的来临

无论是否要摘下云朵  
 或者拦截雨水  
 无论青蒿的嫩芽  
 是否还埋藏在松软的泥土  
 无论是否已洗净身体，来到清晨的河边  
 等待草鸮的叫声  
 雷声和闪电  
 都会认出你我的名字  
 光阴流淌  
 多少人执意要把黑暗藏匿于夜晚  
 而上苍总是让群山交出黎明

